

恩师刘振廷

■ 阎汝山



阎汝山,男,1949年生,朱集乡阎营村人。现为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,河南省诗词学会会员,河南老年诗词研究会会员。

今年是启蒙老师刘振廷先生78岁生日,农历二月十八日这一天,我们五位同学结伴前去为老先生祝寿。

刘老师家离我们不远,有四五公里的样子。见面时,刘老师很兴奋,他站在门口一一握手迎接我们。他本来花白的头顶上已略显稀顶,饱满的天庭上又多了几道稍深的皱纹,略微哈首。刘老师看着我们,半开玩笑地说:“哎呀,你们几个都已退休,老大不小了,大老远的还来看我,实在让我汗颜!”我们不约而同地说:“看望老师,是应该的!”刘老师很不安,又说:“从小学到高中,教过你们的老师不在少数,我区区一位小学教师让你们挂心真不应该,不应该!”刘老师尽管年近耄耋,还是那样,说话风趣而随便。

刘老师的家是典型的豫东农家小院,五间老式瓦房,堂屋宽敞整洁,两间西屋厨房干净卫生。院内东部的空地上种着青菜,正值春天,黄花朵朵,清香宜人,满院散发着浓浓的春意。刘老师说:“没事了在院里摆弄点青菜,不打毒药,上农家肥,无公害,自己吃,多好啊!”说着,我们哈哈大笑起来。

刘老师爽朗的话语,勾起我久远的回忆。

刘老师是我们的小学老师,算来他的年纪只比我们八九岁。那一年,他刚从淮阳师范毕业,分到偏僻的张营小学任教。记忆中的刘老师高高的个子,眼睛不算太大,却明亮有神,鼻梁高高的,镶嵌在平和的四方脸庞上。刘老师看上去英俊洒脱又举止得体,令人钦佩。他说话快了会有点儿口吃,可他偏偏又爱说笑,还喜欢唱歌、讲故事。很奇怪,刘老师唱起歌来从不口吃。开始,我们都背后夸张地学他咬舌说话。他听到了,却并不大发雷霆,总是不以为然地嗔怪道:“就你能!”“能”是豫东方言,意即“耍小聪明”的意思。接下来便一笑了之。慢慢地,我们与他亲近起来,再也没有人学他说话了。

刘老师教五年级数学课,潜意识里,我总以为数学老师呆板无趣,不愿接近。没想到刚毕业任教的刘老师却不同。他讲课时语速稍慢,语调深沉,风趣灵活。他把比例、和差、和倍、距离、行船、栽树等枯燥难学的数学题讲得生动可听,加上他比喻恰当,引人入胜,可以达到“过耳不忘”的地步。

刘老师讲题前还爱讲些小典故。我现在还记得,他讲过这样一个故事:有一吝啬鬼做菜招待客人,用一个鸡蛋切成四半做四个菜,美其名曰,这菜是一首唐诗做成。蛋黄加葱叶一调,叫作“两个黄鹂鸣翠柳”,蛋白一切一摆是“一行白鹭上青天”,然后引入数学题。大家都听得入了神,竟然觉得题不难了,数学成绩总是在九十分以上。我后来当了老师才明白,解题前听故事,能引起学生兴趣,精力集中,从而增强记忆力。

刘老师不但数学课讲得好,业余爱好也多。他喜欢唱歌、讲故事,还爱朗诵唐诗宋词。课外活动时间,他总是与同学们在一起,教我们唱歌曲、唱戏曲。现在还记起,刘老师教我们的歌曲有《东方红》、《二郎山》、《牛儿还在山坡吃草》等,这都是毛主席时代的歌曲,我们现在还都能唱。刘老师教的豫剧有《刘大哥讲话理太偏》、《小芹洗衣到河边》、《洼洼地里好庄稼》等名段,今年已六十多的我至今还不忘。刘老师唱起歌来字正腔圆,高亢有力。听他唱歌唱戏很享受,在他的感染下,我们也学会了这些歌曲和戏曲,至今还常常哼唱。刘老师讲起故事来绘声绘色,耐人寻味。我至今仍记住并能给别人转述的有“三胡对诗”、“火龙衣”、“女娲造人”、“父子卖驴”等十多个民间故事!后来我把这些故事整理了,发表在杨复媛老师编纂的《太昊陵故事》一书里。

真正让我终身感激的,是刘老师对我生活上与精神上的至爱关怀。

我小学时期,正值国家三年困难。我兄妹多,家庭比较困难。五年级下学期开学时,母亲给的钱少了。那时语文、算术、自然和历史四本书,书费才一元三角六分,学费三元五角。我勉强缴了书费,没有学费钱了。开学两周后,班主任老师向我催要学费时,我急得哭了。刘老师到我家家访过,了解我家的情况。他看到我为难的样子,便和班主任耳语了一阵,然后他俩去了校长办公室。后来,班主任再也没向我要过学费,直到我六年级毕业。我才知道,是刘老师向校长申请免了我的学费。

还有一次,我没有做完作业。刘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。到了他跟前,我自觉立正站好。刘老师和蔼地说:“汝山,你一向学习很认真,今天怎么不交作业呀?”

我哭丧着脸说:“没钱买本子了。”刘老师“啊”了一声说:“原来是这样。你用我写过的老本子翻过来做数学题吧?”

我点了点头。后来,语文老师也给了我这样的本子让我写作文。从此,我做数学题、打作文草稿,再不发愁作业本的事了。也因此,养成了珍惜作业本的习惯。本子用完后,我就在上面用毛笔写大字,那几本写了又写的作业本我一直放到参加工作后才丢。那学期结束,我被评为“学习模范”。刘老师在校长发给我的笔记本奖品上特别写上了这样的话:“赠汝山,自力更生,奋发图强,学习跃进再跃进!”这条赠言在我以后的日子里一直成为我前进的动力。

升六年级了,刘老师随班升,任教六年级数学课。为了备考初中,我们要住校上晚自习。在第二个周的晚自习上,我突然觉得浑身发痒,身上、胳膊上、腿上起了好多扁疙瘩,越挠越痒,越起越多,随后又头痛发热,十分严重。我不得不回寝室,躺在了床上。一会儿,我迷迷糊糊地听见刘老师说:“你怎么了,头这么热?来,我给你看看去。”刘老师把我送到了大队卫生联营诊所,正逢县卫生院的医生下来搞防疫,当即为我挂了点滴。我醒来时,已是第二天的上午。父亲来了,听医生对父亲说:“学生的病是皮血不活,如不及时治疗,很快会转为败血病的,多亏送来及时,要不然就麻烦了。”我听了,心里真害怕。挂了两天针,我痊愈后回到了学校。后来我听父亲说,医生一直没有向他要药费。我估计是刘老

师付了药费。

让我纠结很多年的有这样一件事。六年级接近毕业时,我14岁,父亲觉得我在生产队可以算得上是半个劳力了,想让我早些帮助家里挣工分,劝我不要再考初中了。我当时想不通,邻居家的孩子五年级就不上了,那是因为他成绩不好不愿意上的。而我的成绩在班里是前三名,又是副班长,我多么想继续上学啊!刘老师见我没去上学,就来家访。刘老师走到大门外路口遇上了我的父亲,当时,我在院里正摆弄父亲为收我心刚为我买的手电筒。要知道,那时手电筒可是个奢侈品啊!他们两个说着说着竟高声吵了起来,听见刘老师说:“你不让小孩上学,将来有什么前途?你以后在孩子面前是有愧的!”

说实在的,认识刘老师两年,还从没见过他发过这么大的火,也从来没有听到他这么狠过!母亲听见了出去相劝,刘老师也不上院里来,气冲冲地走了。可别说,这一吵可真有用。晚上听母亲说,叫孩子上吧,没钱我加班纺织布卖,也得供孩子上学。父亲没有再阻拦,第二天,我又挎着书包上学去了。

后来,我断断续续地上到高中毕业,因当时大学不招生,便直接参加了工作,成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。当了教师,刘老师一直是我教学的标杆,爱学生,理解学生。业余时间里,我喜欢文武弄墨,写点东西,不断有文字发表于省内各类报刊杂志,并加入了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。时常想,我的人生走到今天,都得益于刘老师的启蒙教育和伟大人格的感染。

后来,刘老师调回老家新站镇了,他在教育这个平凡而伟大的岗位上干了一千就是40多年。其间有两次提干当行政干部的机会,他都没去,直至退休离职。如今他在家赋闲,安度晚年。如今的他爱看电视新闻节目,常与老友谈天说地,还写写画画,吟诗作赋,仍保持良好的心态!

在老师78岁寿诞之日,我喜填“江城子”词一首,衷心祝福恩师健康长寿!

词曰:

青春热汗洒教坛,育英贤,李桃鲜。花甲离职,欣慰笑开颜。难忘师生情谊厚,逢寿诞,喜团圆。虽非大款与高官,自陶然,永心宽。淡饭粗茶,夕照更觉甜。积善厚德施大爱,真情在,享天年。

